

我們的戰友

著 張慶泰

我們的戰友

張慶泰著

我 們 的 戰 友

著 作 人 張 慶 泰
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
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支	店
上海	廣州
梧州	宜昌
重慶	重慶
分	店
長沙	武昌
成都	西安
昆明	桂林

實 價 三 角 二 分

發行額：四〇〇〇本

（外埠酌加郵寄費）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日漢口版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廿五日再版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前言

我們是正處在一個暴風雨的大時代。個人不能像魯賓孫那樣脫離社會關係，生活在荒島上；國家更不能像「烏托邦」似的脫離國際關係，建立在世外桃源中。

人們時常在說：我們不僅是爲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戰，並且是爲世界的和平正義而戰。這不是誇大的宣傳口號，也不是空洞的外交辭令。因爲誰也不會否認，在這動蕩的世界中，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，是交織成一個偉大的力量。如果我們孤立地看去，那就會陷入機械論的泥沼里。

所以，在這民族解放戰爭中，世界每個角落，都有我們的戰友。現在一切被壓迫者都在怒吼了，一切被壓迫者都要攜起手來，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中，匯成一個奔騰澎湃的巨流。這本小冊子的編著，就在指出此種必然的趨勢。著者雖則力求其正確，但也不敢保其

必無乖謬處。這是有待於明達的指正的。

張慶泰。一九三八年、四月、七日、於武昌

我們的戰友

目次

第一章 我們不是孤立的

- 一 民族解放戰爭的本質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爭取最後勝利的把握……………五

第二章 一個基本的戰友

- 一 十月革命的國際性……………三
- 二 蘇聯怎樣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……………一九
- 三 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與蘇聯……………三五

第三章 共同奮鬥的戰友

- 一 帝國主義與弱小民族……………三
- 二 亞洲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……………五

三	拉丁美洲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	六
四	非洲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	六

第四章 和平陣營里的戰友

一	英國紳士與英國人民	六
二	美國的孤立主義者是孤立的	七
三	法國人民陣線爲和平而奮鬥	六

第五章 侵略陣營里的戰友

一	法西斯與意大利人民	六
二	納粹與德國人民	九
三	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	一〇〇

第六章 要認清了敵與友

一	敵人的真面目	一〇九
二	侵略戰爭的犧牲者	一一七
三	日本大衆的反戰高潮	一二三

我們的戰友

第一章 我們不是孤立的

一 民族解放戰爭的本質

我們正確些說：中國的民族問題，乃是一個歷史範疇；並且只是帝國主義侵略時代的歷史範疇。中國門戶開放與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，同時便是中國遭遇到嚴重的民族問題的過程。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，中國歷史上雖則也有所謂五胡亂華，蒙古統治，以及滿族入主等事實，然而那時一切經濟、政治、文化條件都只是封建性的，所以結果往往異族同化，造成對立統一的局面。惟有百年以來，帝國主義侵入，中國變成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市場與資源地，因而降落到半殖民地的地位，整個民族在經濟上、政治上、文化上乃失其獨立自由的資格。隨着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，中國的民族問題，也就日趨嚴重了。

百年以前，中國乃是一個封建國家，整個社會基礎都建築在農民的剩餘勞動之上。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以後，中國的封建農業關係，並未發生多大的根本變化。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總是演着一種反動的保守的角色。他們透過封建的關係，來實行其剝削；只要使中國變成他們的市場與資源地，即為已足。至於使之資本主義化，只有這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會作此幻想。所以存在中國的基本矛盾，一為整個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，一為工農大眾與封建勢力的矛盾。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任務，也就在於反帝與反封建。然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，由於她企圖完全征服中國，使中國成其獨佔的殖民地，結果造成中日的矛盾特別尖銳化。於是中國與其他帝國主義的矛盾乃降至次要地位，而中國內部階級的矛盾也降至附屬地位。今天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，就是基於此種客觀形勢而建立的。

被壓迫的民族欲求解放，必須發動反抗的戰爭。這是歷史昭示給我們的。這種民族解放戰爭，與十九世紀基於民族主義而發動的戰爭，是不可相提並論的。因為在資本主義的

初期，民族主義的作用，只是造成了狹義的國家主義。而在帝國主義時期，所謂民族主義，只是殖民政策的護符罷了。至於最近法西斯國家所倡的民族主義，更是充滿着反動與復古的意味，其結果就是增加民族間的仇恨，便利於侵略戰爭。這不僅是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障礙，同時也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公敵。莫索里尼的征服阿比西尼亞，以及最近希特勒的強行併吞奧地利，便都是最好的實例。

本來民族解放問題與社會革命問題，並不是各不相關的孤立的問題。一般機械論者認為民族解放運動，乃是純然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戰爭，這完全不是正確的。斯他林對此問題曾有明白的解釋：「……在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心腹中，蘊藏着革命的力量，可以利用這種力量推翻共同敵人的利益，帝國主義的利益……因此，無產階級對於被壓迫與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，必然要堅決的，實際的，積極的幫助。這並不是說，無產階級無論在什麼狀況之下，在什麼時候，一定要幫助一切的民族運動。我們所說的幫助，是幫助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，而不是鞏固或保持帝國主義的運動。當某一被壓迫國家的

民族運動和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發生利害的衝突時，當然說不上幫助了。」（列寧主義的基礎）

不消說，我們這民族解放戰爭，乃是爲求獨立自由的革命的戰爭。因此，廣大的工農羣衆，必須來積極參加這神聖的戰爭。不僅如此，同時我們被壓迫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，還必須獲得壓迫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援助。這正像壓迫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，須要被壓迫民族的廣大羣衆的同情與援助一樣。例如俄國革命的成功，一方面是藉重於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勞工階級的同情與援助，另一方面是藉重於帝俄所屬的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與援助。所以斯大林說「先進國家勞工階級的勝利，與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，如果沒有共同的革命聯合戰線，是不可能的。」（列寧主義概論）

我們知道現在乃是世界經濟時代，而不是國民經濟時代。所以，談到民族問題，便不能忽略了牠的國際性。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現階段時，已經到了最後階段。在這最後階段中，不僅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，特別尖銳化，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與帝國主

義間的矛盾，也特別尖銳化。在這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夕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解放鬥爭，已經應該到了最高潮。自資本主義總危機發生以來，帝國主義使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更加緊其壓迫與剝削，所有被壓迫民族的工農大眾，都遭受了三重的搾取。因此，弱小民族的解放鬥爭，不僅一天天的澎湃，而且還一天天的起了質的變化。現在的所謂民族問題，差不多就可以說是國際問題了。

現在東方的法西斯國家，已與西方的法西斯國家呼應着，展開侵略的戰爭了。有人說西班牙和中國，現已成為世界歷史決定的兩個焦點。假使這話是不錯，那末，我們所負的歷史使命，該是如何光榮？如何偉大？

二 爭取最後勝利的把握

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，乃是隨着帝國主義的侵入而發生的。遠之如太平天國，義和團事件，乃至辛亥革命，都是執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。然而由於參加的工農羣衆不夠廣泛，由於領導的革命勢力不夠健全，却都造成一種流產的結果。

然而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：自世界資本主義總恐慌爆發以來，帝國主義爲了挽救他們本身的厄運，便起始加緊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剝削。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，由於她先天的不足和後天的脆弱，竟不得不首先向中國開刀，以資維持她那垂死的資本主義。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，中國便走上了生死的歧途：那就是如不力求民族解放，便只有完全變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。不錯，中國已經決定她自己的命運，她要爲民族獨立自由，而對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到底。在過去八個月的血的鬥爭中，已經充分的透露着中國民族解放的光明前途。不消說，爭取最後勝利，仍須我們繼續奮鬥。關於抗戰中的技術問題，這里姑不論列。現在來談一下政治問題。

第一、我們知道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，並不是完全靠着技術力量，主要的還是靠着政治力量。所以，我們必須使這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，能夠獲得廣大羣衆的同情，擁護，乃至直接參加。我們知道阿比西尼亞的失敗，雖其原因甚多，而最主要的還是由於政治的因素。我們知道阿比西尼亞人民是在封建農奴制，以至於奴隸制的束縛下，帶着苛重的桎梏走上

戰場的。他們的這副桎梏不被解除，他們的戰鬥力無從發展。所以凌青先生在其所著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和戰術中說：「人民（阿國）平時在專制皇帝與封建貴族的統治之下，沒有國民的政治生活，對於國家觀念，國民責任，不能不薄弱；國家既未給與人民以自由，平等生活的幸福，人民也不覺國家之可愛，保衛祖國的情緒不得不淡漠。」這顯然說明阿比西尼亞的失敗，乃是由於政治的失敗，轉為軍事的失敗。

我們再看西班牙的事實：因為她能夠很早的建立了堅強的人民陣線，同時她做到了下列各項：（一）釋放政治犯數萬人；（二）民主自由如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的開放；（三）政府沒收數萬頃土地，分配給貧民，解決了一部分土地問題；（四）一般人民的生活也相當改善，特別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反動政治時期，被解僱的工人，回復了他們的工作。因此，西班牙政府才能對德意法西斯支持下的叛軍，不斷的獲得勝利。這真是「殷鑒不遠」，值得我們學習的。今後我們必須積極發動廣大羣衆，來加強並擴大民族統一戰線。同時在抗日過程中，改善人民生活與推進民主政治，更是刻不容緩的急務。因為惟有在改善人民

生活與推進民主政治的過程中，才能保障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。

第二、不容否認的，我們一向的國內民族政策，是因襲着歷史的傳統的。這就是說，對於國內的少數民族，未能澈底執行孫中山先生的「扶植」政策。我們對於蒙、回、藏、苗等及苗少數民族，往往視爲藩屬，而未曾允許他們以平等的自決權。因此，各民族的離心力愈發加強，這是抗戰力量的一種損失。我們對於民族的平等自決權，應該遵照列寧的正確解釋：「民族自決權是表示政治上的獨立權，就是在政治上得隨意脫離壓迫民族的自由權。具體的說來，此種政治的民主要求，是爭得宣傳獨立的完全自由，用民族自決的方法，解決民族獨立問題。因此，這種要求，並不是將一個大國分爲許多複雜的小國，它不過是表示反抗各種民族壓迫的鬥爭。若是某一國家的制度，愈近乎民主制度，而不妨礙民族的獨立，則在事實上愈加減少獨立運動的趨勢。」（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）

現在我們已經發動了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，國內少數民族顯然將增加其向心力。然而如果我們不能執行正確的政策，則民族的澈底團結，當然仍無保障。最近國人對於外蒙

問題，多抱焦急懷疑的態度；他們有的把外蒙的出兵問題與蘇聯的出兵問題相提並論，有的簡直就痛恨外蒙背叛祖國，不能盡其藩屬的義務。殊不知蘇聯對外蒙的外交關係，只是像她對法國、捷克斯拉夫、及羅馬尼亞等國一樣，同是爲了抵抗侵略者，而訂立一種互助公約。至於責外蒙不能站在中國的立場上，出兵共同抗日，這也應該對我們過去的民族政策，來一次檢討，然後可得到正確的結論。

我們要知道今日的外蒙問題，乃是過去民族政策失敗的自然結果。一般的懷疑與焦慮，可以說都是無根據的。一九三四年間外蒙國務總理恩托宛氏，在第七次國民大會中說：「現在外蒙却非社會主義國家；乃是在非資本主義過程中，因建設逐漸進行的基礎，而成爲新型的民族革命的，反帝國主義的，反封建的第三階級的民主主義共和國。」（中國與蘇聯）從這段話看來，外蒙決無不可以參加我們這次民族解放戰爭之理。但先決的問題，我們必須改變過去的民族政策，務使各民族在經濟上、政治上及文化上，都能取得平等的地位。這對其他回、藏、苗、僳等少數民族，是同樣重要的。

第三、前面已經談到，現階段的民族問題，是具有國際性的。所以我們要爭取最後勝利，便不應忽略了國際上的政治力量。這首先我們就要運用下列幾種矛盾：（一）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；（二）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及不獨立國家的矛盾；（三）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；（四）侵略主義國家與和平陣營國家的矛盾；（五）帝國主義國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。在這些矛盾中，我們可以得到外交上經濟上的友邦，得到政治上軍事上的與國，更得到民族解放戰爭中的真實戰友。

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，乃是不可調和的。蘇聯是國際上反帝的大本營，這是無庸諱言的。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，是執行着反帝的任務，因此，蘇聯一定可以作我們的盟友。但我們必須理解她的國際環境，並且在外交上積極增進中蘇的友誼，然後方可盼望得到她對我們進一步的援助。否則只以片面的外交關係，而責其出兵援助，這是完全行不通的。

除蘇聯以外，和我們在一條戰線上，共同奮鬥的，自然要算是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